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宗教交談

宮高德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提要

出生於德國的拉辛格，對「服膺真理」極其重視，有堅定的立場，他的宗教服從性忠誠，對於教會和信仰遭受到文化催眠的危險，經常毫不遲疑的提出嚴重的警告。主張宗教多元論的神學家，認為「實踐真理」能使宗教間彼此和睦共存。拉辛格卻認為，如果沒有信仰上的寬恕，只以對話為其本質的合作，必然使基督宗教的救贖內涵逐漸退化和縮水。大公主義是促進所有基督宗教的合作與共融的運動，彼此尊重。但在交談中，拉辛格的堅持是：教會的唯一性與救恩的普世性。本文探討拉辛格對一些神學家所作的處置，理解他與其他基督宗教的來往和互動，對非基督宗教的交談和對話情況。

關鍵字：梵二大公會議、大公主義、宗教多元論、基督徒福傳使命、宗教對話

前言

拉辛格(Joseph Aloysius Ratzinger)是天主教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獲選登基前，曾擔任教廷信理聖部部長的職務長達二十三年之久，這段歲月正是「後梵二時期」，教會面臨內部急速現代化的變動與紛亂，世界各國也有相同遭遇，政治上的民主與獨裁競爭，經濟上的興衰漲跌變動，整個環境都在不停的推擠與拉扯、跌跌撞撞的曲折前行，傳統倫理法則的模糊或淪喪，漸漸脫離現實生活，社會新秩序仍在找尋一條適合的出路；拉辛格的感受，從過去在戰亂中的成長一樣，經常有許多的思緒來來去去，使他比一般人更加敏感，常在樂觀與悲觀之間擺盪起伏。

這位在梵二大公會議時期(Vatican II, 1962-1965)精力充沛、極富智慧的年輕學者，是自由主義的追隨者¹，積極主張教會事務的改革，也在報章雜誌、演講中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及後擔任信理部長，拉辛格的立場卻漸趨保守，對教義的忠貞維護和各種神學議題的探討上，採取嚴格權威的作風，贏得「教會守門人」的封號；雖然1993年，他在《時代》周刊的訪談中，說明自己的神學立場未曾動搖過，仍堅持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但是在許多議題的面向上，讓人看見他確實有明顯的不同態度、說法和決行，這樣的轉變卻沒有阻擋他的仕途，反而使他的官運平步青雲、銳不可擋。²

羅馬教廷隨時代的進步，雖然已經摒棄了對其他教派「異教徒」或「異端」的

¹ 自由主義是指一種現代基督宗教思想和生活的運動，強調擺脫傳統的束縛和權威的壓迫，以新的語言詮釋信仰，並需要適應科學觀念和精神能力的發展，其特點與辯證、肯定、否定、作用等方式類似，透過詮釋學的研究和發現，直接促進現代主義的興起。拉辛格以年輕神學家的銳意風格，評論僵化的教會必須改革，在梵二期間，運用個人影響力，擱置教廷擬訂的草案，最後通過由他和德國神學家拉內(Rahner)共同撰寫的《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也參與《教會憲章》的撰寫，成為改革潮流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² 拉辛格的立場轉趨保守，卻得到教廷的獎賞和拔擢，使他擁有更大的權利和特殊禮遇，這是與七〇年代德國主教團吹起的政治風潮有絕對的關係，強硬的保守派使中立派黯然失色。在他高升羅馬教廷要職後，對許多議題的觀點做出修正，包括：共同治理、主教團的神學地位、信理聖部的角色、傳統中的傳承發展等，這些教會事務全都強化了他一生的事業。

說法，拉辛格對其他宗教成員能否得到救贖，也並不質疑；但在二十世紀的最後數年，拉辛格對「宗教的統一逐漸超越教理」的發展趨勢，感到憂慮並多次提出警告，認為此種宗教多元論（religious pluralism）神學呈顯的架式，所做的各項嘗試，只企圖為證實人類信仰的多元性，在許多的選擇中去尋找神學上的基礎，就形成當代對信仰所產生的最大危機。

一、拉辛格的思想形成和醞釀過程

1. 拉辛格的成長背景

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的拉辛格，當地的成長環境，在精神習俗上和文化傳承上完全是天主教的氛圍，家庭成員都與教會關係密切，他的哥哥和他同時晉升為天主教神父。年輕的他經歷了共產黨的暴動、希特勒第三帝國恐怖的統治，戰爭殘酷的蹂躪，看到大部分德國人流離失所忍受痛楚，家破人亡的慘痛深刻在回憶裡；在魏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的自由主義下，教會信仰卻處於樂觀時期，逐漸形成他心靈的期待和希望，只有信仰能維繫內在力量，並堅忍抗拒集權的高壓統治。許多學者對他遭受這些創傷的歲月感到興趣，因為這與他思想形成的方式有密切關係。

從史實的角度來看，這段對天主教會是嚴厲試煉的獨裁統治，出人意料地竟產生了美好的結果，使他相信只有天主教能面對任何權威的挑戰，比起其他教會與納粹的同流合污，更是不懷疑天主教的堅定立場；他也綜合的表示，在帝國時期天主教的精神表現出極力的反抗，他讚揚天主教會所堅持的道德勇氣，曾經把天主教精神稱為：「真理和正義的城堡，反抗無神論的侵略」（a citadel of truth and righteousness against the realm of atheism and defeat）；也曾稱譽天主教會為：「反抗紊亂極權主義的堡壘」，這些天主教的行動，特別是對於維護人類尊嚴有卓越的貢獻，並藉以維繫正統信理和凝聚內在力量，因為教會只有在其明確信仰中團結，才能在集權的高壓摧殘下通過嚴苛的考驗。³

³ John L. Allen, Jr., *Pope Benedict XVI: A biography of Joseph Ratzinger*,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New York, 2000). 中文版：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台北：晨星出版社，2007），頁 50-51。

評論家艾倫（John L. Allen, Jr.）認為，拉辛格是個系統神學家，在戰亂中的體認是真實的，但從他的言談中，似乎跳躍過一項重大的危險；希特勒使用愚民政策造成德國人戰敗家園殘破痛苦的結局，而拉辛格仍然強調於絕對服從的重要性，堅定明確信仰核心原理的必要。另一位出名的倫理學家海霖（B. Haring）則認為絕對服從是危險的，更該注重個人良心與執行獨立判斷的需要。拉辛格對戰爭後果的解讀，認為絕對服從是比較重要的，這在「良心和服從」緊張對立之時，必然會有的分歧與衝突嗎？不同的思考模式，竟然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⁴

2. 從其著作中看其思想脈絡

1953年拉辛格畢業於慕尼黑大學，其神學博士論文題目是：《聖思定教會學說中的個人與天主》（Volk und Haus Gottes in Augustins Lehre von der Kirche），就可知道他對聖思定（St. Augustine, 354-430）的學說很有興趣，從大學執教到轉任部長至今仍鑽研不棄。聖思定是第四世紀的偉大教父，對教會的貢獻是維護正統信仰，對抗各種異端學說錯誤的辯論方法，拉辛格一生都偏愛聖思定，矢志為繼承他的使命而奮鬥不懈。

此外，教宗良十三（Leo XIII, 1878-1903）在1879年頒布《永恆之父》（Aeterni patris）通諭，冊封聖多瑪斯（St. Thomas A. 1225-1274）為官方哲學家，其所代表的士林哲學思想所傳達的理念是：人類以理性在沒有直接啓示的光照下，仍可認知事物之真理，如此的思考模式，開創出不歸屬特定宗教的言行領域。與之相反的，聖思定卻抱持較懷疑的主張，認為人類的智慧若無神的光照與啓發，就無法領悟永恆和真理。拉辛格偏愛聖思定的思想，就有一些與官方立場對立的味道，似乎走一條有些與其對立的批判之路，但他的研究與喜好並沒有降低他的學術地位，也沒有阻礙他仕途順暢的升遷管道，這也是教會推動現代化過程中的包容性，接納一些學術自由的理性研究。⁵

⁴ 同上著作，頁63。二次大戰時，海霖在德軍第六軍團的醫療單位，曾受到命令向蘇聯投降，大部份士兵都害怕死在蘇聯人手下而渴望回到家鄉，他們請求海霖領導和協助，他終於不辱使命幫助很多受傷和凍瘡所苦的士兵回到家鄉，海霖的傳奇故事後來成為小說題材，由義大利作家貝德司基（G. Bedeschi）以《被包的重量》（Il peso dello zaino）為題出版成書。

⁵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65-67。

拉辛格也受到與聖多瑪斯同時期的士林哲學家聖文德（St. Bonaventura，1221-1274）的影響，他的「大學教授資格論文」就是研究聖文德的思想，題目是《聖文德的歷史神學》（Die Geschichtstheologie des heiligen Bonaventura）。聖文德提筆反駁當時一位神祕學家雅敬（Joachim）的思想，後者認為十三世紀將開始最後末世的聖神時期，並公然與教會權威對抗。拉辛格在研究論文中，對雅敬有更加深刻的批判，強調只有基督第二次來臨才是啓示中末世論的重點，容忍雅敬的說法，必會給教會帶來危險與災難。後來，拉辛格運用聖文德思想的研究，對付中南美洲特有的解放神學運動（liberation theology），並大力發動殲滅的戰爭，他抨擊解放神學家「企圖在世界上建立王國、極度矮化教會制度、用政治來取代宗教精神」，他以個人的權力和信念，阻止教會陷入泥沼之中，促進教友的團結不致走上分裂的道路。⁶

在所有辛勤工作下的論文與著作中，有兩本闡述天主教信仰的蛻變過程、奠定拉辛格學術地位的重要著作：一本是《基督宗教概論》（Einführung in das Christentum）、一本是《末世論：死亡與永生》（Eschatologie: Tod und ewiges Leben）。觀看前一本的內容，可知道那不是一個自我防禦的作品，反而是勇氣與自由的象徵，其論述是強調「共融的教會論」觀點，主張教會是地方教會團體「奧蹟性的共融」，並非政治上聯盟的意義，更是聖事上恩寵的結合，既內在也外在、融合了天上與人間、聖統制與普羅信徒、地方與普世教會，其內容敘述教會的形成，是以很活潑而豐富的語法，不是充滿條例和規則的框架，或墨守成規的指導手冊，更是因沉思信仰而觸及人類文明經歷的深處，能讓懷疑論者發現一線曙光，稍可理解成爲現代基督信徒意義的真理。⁷

後一本的主旨，是要找回基督徒信仰中對末世觀念的正確認知，必須把末世論與政治因素分離，釐清天國與歷史上政治社會秩序之間的混淆，他強調，復活不是單純肉體上或精神上的復生，復活是得到一種全新的生命，與原先的生命大不相同；

⁶ 同上著作，頁 68-69。

⁷ 這本書是拉辛格對初期教會「宗徒信經」的沉思錄，從他 1967 年在杜賓根大學的系列演講內容編輯而成，其特色是提供神學專家以外的人認識基督宗教綱要，也成爲許多國家神學院的教科書。直到現今此書的銷售量仍然不錯，有超過十五種以上的語文版本。

當時候來到了，世界末日就必定會出現，因為天主的救贖不是為其他萬事萬物，而是為了人性整體的復活。⁸許多學者讚譽他的著作喚醒人類的心靈、引起廣泛的注意，閱讀他的書是明確可靠、清晰可敬、條理分明，為天主教理性生活的典範。⁹

3. 拉辛格的行事風格

在《里程碑》（Milestones）、《地上的鹽》（Salt of the Earth）兩本回憶錄格式的訪談中¹⁰，拉辛格表明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一是 1968 年學生運動的暴亂景象，令他烙印深刻；二是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會各種統計數字的下滑，面臨嚴重的危機和考驗；三是許多現代異端邪說橫行，必須作信仰病理學上的診治；四是教會的傳統體制與權力的獲得，能支援他的理想與抱負的實現。

拉辛格在教廷信理部長職務上，盡其所能維護教會的正統信仰，因而無論在面對學術自由所造成信仰危機的時刻，為了維繫教會的穩固與安定，他必然有處理的程序，某些神學家的著作出現不合教義的詮釋和觀點而遭受調查，往返辯護雖有好有壞，耗時冗長，但從羅馬來的訊息卻很明確：任何天主教神學家，如果對別的宗教太設身處地的思慮而擴大包容的範圍，那些太過進步的說詞，其目標只為尋求宗教間的對話，並為建立彼此的溝通管道而似是而非的詮解天主教的信理，教會高層從不會坐視不顧，接受調查的人就會面對嚴厲且踢到鐵板的結果。

此外，引起全球關注的事件，從七〇年代延燒到九〇年代，發生在南美洲的「解放神學」運動，表面看似為一種神學思想上的論述，實則為教廷與一些主教、神學家之間的「戰役」，拉辛格的嚴厲作法成為主要關鍵；以及教會現代的爆炸性議題——先後有同性戀、愛滋病、女性平權主義、婦女的神職授任、人工生育、避孕節育、

⁸ 這書是拉辛格 1970 年末在雷根斯堡大學完成的，也是在他被任命為樞機主教前唯一完成的著作。

⁹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 145-156。

¹⁰ 《地上的鹽》是德國記者希瓦德（P. Seewald）於 1996 年專訪拉辛格後整理出版的書，內容有三個重點：第一章生活剪影（出生和聖召、教授到樞機和部長），第二章天主教會的諸多問題（教會左右為難、衰退諸原因、失誤、受批評的議題），第三章在一個新紀元門口（淨化、世紀交替、斷層後的問題、教會發展的重點）。中文版：拉辛格樞機著，房志榮神父譯，（台北：光啓出版社，1998）。《里程碑》尙未有中文版。

墮胎合法化、和「包括式語言」(inclusivism, 或譯：涵蓋式語言)的運用,在經文翻譯上的用詞,都成爲爭議不斷的論戰。拉辛格所代表的教廷的立場與神學家的觀點有些落差,教友的期待與教會高層的決策尚無法磨合,這就是現代社會的特徵,也是拉辛格領導目前的教會在接受挑戰下的最熱門話題。¹¹

大部分的學者和評論家,對拉辛格的行事風格,有不同的觀感,綜合起來比較正面的有這四點:第一,拉辛格對於「服膺真理」極其重視。第二,在他談論探求信仰感受的歷史本性時,其立場是對的。第三,他的宗教服從性堅定,忠誠於教會信仰的大家庭。第四,對於被文化催眠的危險,經常毫不遲疑的提出嚴重的警告。

相反的,較負面的批評則包括:拉辛格堅持「本體優先」的普世教會論點,太過強調聯合統一,太少注重合法的多樣性,這該如何與地方教會取得平衡?學者也質疑他對專制式教宗職權的神學性辯護,能妥善的爲教會服務嗎?是否該有新的關注,給予各地方主教該有的權利和尊嚴呢?此外,他擴大了「教宗不能錯誤性」的適用範圍,引起持續最長和最激烈的爭辯;還有在冊封聖人、大公會議憲章、教宗選舉、教宗通諭的宣布等,在教會傳統中都認定是「不能錯誤」的;更堅持認定有關人工節育、同性戀、女性晉升聖職、神父結婚之類的問題毫無討論空間,導致外界對官方的教導不諒解、不接受;箇中原因或許是他責難許多人忽略了罪惡的傷害,以及罪惡到處橫行的勢力,自然對這個世界和社會抱持懷疑和悲觀的論點,就成爲當初處理解放神學和現今處理宗教多元論的關鍵點,讓人對天主教會的使命感感到不解和困惑。¹²

二、宗教多元論的神學探討

從五〇年代起,由於對「現世」的評價採取比先前更積極的標準,天主教神學界就逐漸吹起了宗教多元論的思想,直到上世紀末已經幾乎接近基督徒良知的中心,這一波運動的焦點是觀察第三世界的人,即天主教神學在梵二後期,轉向充滿「歡

¹¹ 參閱: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第四章—真實的自由、第五章—文化戰士。

¹² 同上著作,頁 435-441。

樂希望、悲傷焦慮」的人們，開始去發現過去所忽略的另一個寬廣世界的真實生活，也就是去尋找在其他宗教中不曾被人理解的真理和恩寵的因素。

1. 梵二大公會議的相關文獻

宗教多元論研討正熱絡之時，對基督徒分歧的問題，教廷神學家已把結論都寫在梵二的四個文獻裡：《教會對非基督宗教宣言》（*Nostra aetate*）、《教會傳教法令》（*Ad gentes divinitus*）、《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大公主義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例如：《非基督宗教宣言》第二條上說：「天主教以開放和正面的方法，絕不摒棄或輕視世界其他宗教裡的真與聖的因素，教會重視他們的生活與做事方式、他們的規戒與教義，這一切雖然在許多方面與天主公教的教義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著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

四個文件都表明聖神也在教會之外運行，在人類歷史與文化中多種宗教傳統蘊藏並提供來自天主的宗教因素，肯定於別的宗教中真理的存在，這是後來在公元 2000 年 8 月 6 日拉辛格在信理部長任上發布《主耶穌》宣言中，重申梵二文獻是「天主以祂獨自知道的方法」所賜予的，其他宗教的某些祈禱和禮儀可以擔任為福音鋪路的角色，這一切都是人心對天主的行動開放的機會或是教育的幫助。¹³

梵二文獻也贊同 1948 年聯合國的《普世人權宣言》，承認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但在同時也號召普世致力於新的福傳使命，因為只有天主教會擁有完全的拯救能力。儘管拉辛格對梵二大公會議的評論很激進，他還是表示：目前流行的樂天主義，把世界上的各宗教理解為救世機構，這和聖經對這些宗教的評定是相互矛盾的。此外，拉辛格批評教會傾向西方的感覺，太習慣用西方的味道去表達信仰，這是受到新士林主義過多的影響，希望藉由梵二大公會議積極開放、結構改革的實際行動，重新評估對東方文化的洞察和實踐，尋找一種相對性更明確的平衡。

拉辛格向來的看法是：大公會議的職責應是揭露天主啓示所蘊含的信理，不應

¹³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Declaration "DOMINUS IESUS" on the unicity and salvific universality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Church, 2000。

教廷信理聖部，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主耶穌宣言：論耶穌基督及教會的唯一性和救恩的普世性》，（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2000），頁 28。

基於自然法來討論宗教信仰的自由，這個問題只應從多重辯論方式去釐清細節。其次要分辨，免受政府壓迫的自由，和免於跟隨耶穌的道德義務的自由，這兩者不應被當成同樣的理念。最後，他還反對文件重新審視教會歷史中，有關宗教自由方面的教義與實踐。綜觀上述意見，對拉辛格來說，宗教信仰自由應被理解為政治性的概念，而不是神學性的概念；政府只應維護現世社會秩序，不應對宗教信仰採取強制手段，然而，教會也不可能放棄真理和神聖性，必然宣揚其為救贖人類的唯一之道。¹⁴

2. 拉辛格對宗教多元論的基本看法

1997年《共融》雜誌刊載一篇拉辛格在巴黎的演講，文中指出許多神秘類型的宗教，不認為能對「神明」有多面性的描述，宗教的體驗不多做說明，總是刻意忽略存而不論以沉默來表達，學理上只能類似歸屬於「消極神學」(negative theology)，最後只因著墨於內在的提昇與修行（學理上歸入「深度心理學」範圍），更以全面的否定神明作為結論；反之，有神論類型的宗教觀是積極性的，不但體驗上對神明有深刻的感應，更是相信神明在人的歷史中有特殊的定位，人能因呼求其名號而貼近神明、歸向神明，成為人類最後的終極目標；「消極神學」和「積極神學」這兩種類型以其宗教特質的相似點（有鮮活的生命力和價值感，回答人類基本問題的使命感），可以樂觀的相互包容，也能按照計畫努力的為了致力世界和平與正義，暫時放下所堅持的立場，而推動彼此合作的社會慈善工作；因為宗教多元論者以促成文化的進步視為真理的呈現，以「實踐真理」(orthopraxis)取代「教條真理」(orthodoxy)，就是努力去塑造一個能使宗教間彼此和睦共存的教義。¹⁵

但是拉辛格認為，擱置教義問題的「實踐真理」其標準何在？神秘型宗教不看重超越物質世界的價值，視為無盡的痛苦與不實的虛空，神人間的關連淡薄而遙遠，只注重莊嚴的氛圍、個人的修行而得以從痛苦之中解脫，社會倫理變成人類自己建構的面相，而非融通天人之際後的結果，這樣就不能成為宗教間合作的基礎，有神論類型的宗教就無此困難；他相信各宗教彼此要相互學習、接受批評，然而宗教的

¹⁴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 321-324。

¹⁵ 同上著作，頁 344-345。

對談卻不是以「消除教義的差異」為目的，他在結論中說：那些期待各宗教間的對話就能帶來共融統合、世界大同的人，無法逃避失望的命運。¹⁶

對宗教多元論的批判觀點與立場，拉辛格發表兩次對教會內部高級教長的演講，一次是1993年在香港、一次是1996年在墨西哥，談論的主題是「基督、信仰和文化的挑戰」。他認為文化是歷史性發展的普遍表達形式，為要記述一個社群生活的洞見與價值觀，只要是健康的文化必是開放性的，也是具備追求真理的原動力；他讚許亞洲文化有淵遠而深厚的精神理想，但基督宗教也是一種含容所有文化的理念，兩者的相遇應以「文化國際性」的交流方式，在彼此適應時必會發生「相互改善和聯合」的過程；然而基督宗教在「適應各種文化」時要很謹慎，他說：「天主把自己連結到歷史中，歷史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我們不能放棄的；我的考量是，基督信仰能夠憑藉本身的權利和包容力，把福音傳給其他不同文化的人們，進而使天主教在當地生根。」¹⁷

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已日薄西山逐漸走向末路，就象徵人們天真美麗卻偏激有限的看法，以為獲救神學是經由政治實踐而完成，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卻經不起時代的考驗而淘汰，一旦這樣的夢想泡影消失後，人們幾乎採用的態度都偏向虛無或放棄找尋終極真理。此種倒向另一極端不相信真理的思維，不斷衝擊著宗教並向宗教挑戰，因而宗教多元的相對主義順勢而出，就成為正統信仰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認同相對主義的人，強調其寬大包容的視野，是別的方法不能比擬的，又能透過對話增進雙方的接觸與理解，避免呆板枯燥的形式，採用更自由的形式。拉辛格的回應表示，如果唯一的真理在我們的眼前，那麼接受真理的態度，該是很精準與嚴肅的，所有的對話、寬容的視野、自由的形式，都不只是為了達成合一而弭平在教義上的差別，類似在消融方面的作為該有所保留，不應是無限上綱的。¹⁸

3. 宗教多元論所產生的弊端

拉辛格的性格很真誠，多次毫不掩飾的痛陳「文化的相對主義」是最陰暗的殺

¹⁶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345-346。

¹⁷ 同上著作，頁321-324。「文化國際性」的原文是 *interculturality*。

¹⁸ 同上著作，頁349-350。

手，導致人們以為一種宗教與另一種宗教一樣好，其獨斷性已經阻斷了福傳的傳承意涵，也把文化的特殊因素從信仰生活中剷除，使人誤解「因地制宜的文化適應」本意，認為基督宗教是個沒有文化根源的信仰，去到歐洲以外的地區接觸另一種沒有信仰的文化，使福傳使命成為一種文化獨尊且自大的臆測，自認比別種文化優越進步，因而剝奪了對人有益的事物，此種封閉其他文化的用心是徒勞的，因為科技的發展促使文化開放交流，人類會趨向共同文化與命運的單一社會，此種不可阻擋的傾向存在於人類的本質中。¹⁹

基於職務上的責任，對任何威脅到教義完整性的說法，拉辛格都毫不遲疑的運用所有權力去調查約談，進而以禁令圍堵打擊，為的是避免過於新穎的說詞，造成教會內部的分裂。由於宗教多元論從第三世界產出的，形成對正統教義的壓迫，拉辛格傳達出堅定且清晰的訊息，強烈的督促各國主教要有積極的作為，對「以實踐取代真理，扭曲傳統宗教的中心軸線」應嚴加戒備與防範，特別是西方哲學思想中的相對主義，結合東方宗教的靈修方式，好似給於相對主義濃妝豔抹粉飾一番，穿上精神性的彩色儼然高貴起來，使其更加有恃無恐的放棄客觀的真理，有些學者欲給不同種族的人們展現出宗教體驗的深度，進而支持在佛教、印度教或其他非基督宗教中，也能找到基督的形象與救恩，這樣的說詞就不免輕易並完全抹煞了天主的救贖計劃、否定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²⁰

¹⁹ 拉辛格在《主耶穌》宣言第 4 頁中，再次強調教會的特性：「教會永恆不變的傳教宣報，今日由於某些相對理論而頻臨危險，他們試圖為宗教多元辯論，不但實際上如此，法理上或原則上也如此，結果某些真理被更替；比如耶穌基督啓示的決定性與完整性，基督宗教信仰本質與信從其他宗教的比較、聖經的靈感、永恆聖言與納匝勒耶穌之間的位格合一，降生聖言與聖神救恩計畫的一體性、教會是普世救恩的中保、天主的國、基督的王國和教會雖有區別但不可分離，在天主教會內存有基督的唯一教會。」教廷信理聖部，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主耶穌宣言：論耶穌基督及教會的唯一性和救恩的普世性》，（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2000），頁 4。

²⁰ 《主耶穌》宣言第 5 頁中，明確表達出拉辛格的立場：「這些問題根本是基於某些哲學性和神學性的假設，他們掩蓋了對啓事真理的了解和接受。我們可以提出：深信天主性真理的不易捉摸和無法表達，即使經由基督的啓示；對真理本身的相對態度，根據此態度對某些人是真的，位另外一些人不一定是真的；在西方邏輯思維和東方象徵思維之間所有的微

我們所知道相對主義的認知意念，是為求取一個對人類是更好的社會，他們把出自聖經「天國」的概念運用在一般情況下，就演變成大眾的普遍思維－「烏托邦」的理想意義，把所有宗教的共同任務都歸結在以「烏托邦」為核心的行動上，認定如此的做法是一種標準模式，才能使各派宗教相互建立共識，能有交集的合作，然而，拉辛格卻認為，宗教間的對話如果沒有任何信理上的引導，只以對話為其信條和宗教間合作的本質，必然要走到這樣偏頗的地步，那麼實質上這種機制，已經成為宗教使命的正反論題的辯論，此種作為宗教的中心戒律，其實就是退化成一種政治或倫理上的某些計畫圖表或專案，就會忽略其重點，甚至直接裂解並擊中以「天主、耶穌基督、教會」為核心的信仰層級，造成必須捨棄以「教義與聖事」為概念的絕對特性，這樣是挖斷了基督宗教的根，緣木求魚的作法必使基督宗教的救贖內涵逐漸變調而枯竭。²¹

三、宗教交談和「基督宗教全球團結主義」

1. 大公主義的推行

大公主義又稱為「基督宗教全球團結主義」（Ecumenicism），指的是一種促進全世界所有基督宗教的合作與共融的運動。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發起，在梵二大公會議召開之初，與所有基督教會進行對談，改善雙方的關係，縮短彼此的距離，大家都成為兄弟，彼此尊重，不再互相批評。教宗在梵二大會中，對所有基督教會由「絕罰」更換為「對話」。這個運動是基於聖保祿宗徒的教導：「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們眾人言談一致，在你們中間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我

底對立；視理性為知識的唯一來源的主觀主義，變成無法「舉目仰望高處，不敢提升到存有的真理」；難於理解和接受歷史中決定性的和末世性的事件；永恆「道」的形上自我空虛，歷史性的降生成人，降貶為純粹的天主在歷史中的顯身，折衷主義的人在其神學的研究中，不遑評斷的吸取不同來源的哲學和神學的思想，無視於與基督宗教真理是否相符一致、有系統的關連，最後不按照教會承受及訓導、誦讀及詮解聖經的傾向。」教廷信理聖部，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主耶穌宣言：論耶穌基督及教會的唯一性和救恩的普世性》，（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2000），頁5。

²¹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350-351。

聽說你們中發生了紛爭，你們各自聲稱我是屬保祿的、我是屬阿波羅的、我是屬刻法的、我是屬基督的；基督被分裂了嗎？難道保祿為你們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嗎？或者你們受洗是歸於保祿名下嗎？」²²

在許多嘗試當中，這本來是值得期待的合一模式，至少為了超性的價值與目標，基督徒因著福音信仰的要求，應該向世人做一個生活的見證，就如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曾預言，分離的基督徒弟兄會將在第三個千禧年進入重新整合的時期。雖然如此，許多教會高層卻十分懷疑此運動的前景，甚至連拉辛格對此「再合一」的觀點也抱持同樣的看法，因為要推動「基督宗教全球團結主義」必須所做出某些妥協，特別要在信理的詮釋上，要降低相互衝突與矛盾的地方，此舉會令人十分警惕，如果「缺乏伯鐸原理」，那麼在主導力量不能帶領的情況下，要推動基督徒合一的概念，只是一個浪漫、不切實際的夢想。在很多事件上不能只為了美麗的憧憬，就不顧一切的往前衝。他無法樂觀的表示，基督徒的分歧有長久的歷史背景，所有的人為設限的陳疴不會在短時間內用交談或合作行動予以消除，沒有任何可能性去找到快速重新整合的捷徑與方法。他曾對此議題預言過，要達到世界上各基督宗教完全共融的教會，在我們這一代未消逝之前，都不太可能實現。²³

拉辛格曾在一篇文章裡，談論到「基督宗教全球團結主義」的問題，²⁴他中肯的分析歷史的演變，直言現今的資本主義已經露顯出許多缺點，比國家主義或社會主義有更多的毛病，因為資本主義引發出三個「文明的神明」，讓人狂野迷失、腐化與封閉自恃，就是財富、民族和國家。他表示面對世界思潮的變遷，歐洲大陸有最強、別無取代的優勢，就是應該重新估算客觀和永恆的美善價值，溯源到古代輝煌的蘇格拉底時代，找尋歷史上的兩種文化要素－希臘博雅教育和認同基督徒本質要素，以此去建構一種人性的文明；這是當務之急的課題，因為從古代每個時期延續至今，在歐洲這種價值總是成為主流，超越政治軍事、社會經濟之上，並能有效

²² 此段經文出自「新約」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第一章 10-13 節。

²³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 328-331。

²⁴ 拉辛格在 1988 年所出版的：《教會、基督宗教全球團結主義和政治》(Church, Ecumenism and Politics) 的論文集第一部分「關於共產主義之後的歐洲」。

的約束權力的運用與擴張。²⁵

「秩序」（*eunomia*）——這個簡單的希臘詞彙，可用來描述我們所稱呼的美善概念，從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看到的是，拉辛格所提出的世界整合模式，特別在歐洲部份有很大實現的可能，就是「善法下的良好秩序」這個層面，而不是其他政治或經濟層面。做過研究其整合模式的評論家評估他的看法，必有基督徒的人類學對此新型良好秩序文明直接影響，也認為要達成「基督宗教全球團結主義」的合作，必須提供這樣真實明確的價值觀才能構建出理想的新的歐洲，以及突破籬籬的新世界。

2. 天主教的立場與拉辛格的執行

1990年12月7日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布《救主的使命》²⁶（*Redemptoris Missio*）通諭，開宗明義的說：「教友致力傳福音的工作正改變教會的面貌，同時個別教會也願意會見其它基督徒教會的成員和其它宗教，與他們進行交談與合作」（第二號），這表明宗教交談是教會傳福音使命的一部分，能作為教派彼此間相識和充實的方法和工具。

這位教宗相信「宗教交談」並不違背向萬民傳教使命，反而更與之有特別關連的一種表達。這些在大公會議和後來的教會訓導都很強調，交談不能免除福音傳播的事實，天主以多種方式藉著人們的精神富藏，成功地使自己出現，臨在於全體人民，他們的宗教就是他們精神富藏的基本表達，即使有時它們含有「差距，不完美和錯誤」。教宗在第五十五號上說：「這個傳教使命，事實上是指向那些不認識基督及其福音的人，他們絕大多數屬於其它宗教。在基督內，天主召喚所有民族歸向祂，祂願意與他們分享祂的啓示和愛的完滿。」

積極推動宗教交談的若望保祿二世，認為這項工作是建基於希望和愛德上，並在聖神內產生果實，不是策略的考慮或私益，而是一種有其本身要求和尊嚴的活動，只有透過交談，教會能尋求發掘「聖言的種子」，「啓迪所有人的真理之光」，因

²⁵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329。

²⁶ 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救主的使命》，（台北：中國主教團秘書處出版，1993）。

為交談需具備對聖神在人身上所產生的事物，懷有深度的敬重；這就成為其他宗教對教會構成正面的挑戰，這位前任教宗說：「他們激勵她去發現和認知基督臨在和聖神在工作的訊號，並更深入檢討她自己的身份，並為完滿的啓示作證，這項啓示原是爲了所有人的福祉而授與祂的。」（通諭第五十六號）由教宗的訓導，我們理解從事宗教交談的人，必須貫徹自己的宗教傳統和信念，以開闊的胸襟去了解對方，丟棄偽裝或狹窄的心意，待以真理，謙遜和坦誠，知道交談能充實雙方。²⁷

不久之後，若望保祿二世發表《願他們合而為一》通諭²⁸，重申《大公主義法令》的重點，滿懷希望的討論東西方「姐妹教會」之間根本統一，說明致力於大公主義就是執行天主的計畫，先有內在的悔改和革新，才能加強兄弟間彼此的友愛與共融，指示許多具體的做法，也提及這些年來進行交談的豐碩成果，最後教宗鼓勵各地教會繼續交談和深入的交談，以「我們還有多少路要走？」要求普世教會為聖德作見證不要灰心，努力去尋求完全的合一與福音傳播。

與之對比的，我們反觀拉辛格執行教會訓導時的做法，他在《教會、基督宗教全球團結主義和政治》著作中，定義出天主教會致力的目標：把目前分離的教會，轉變成與羅馬共融的「特別」教會。拉辛格說，梵二大公會議正確地鼓勵朝這個目標努力，但也許創造出一些不實際的期待。公元 2000 年，從他以行政命令發出的文件——《主耶穌》宣言就可讀到：「梵二大公會議喚醒大家對降生聖言的奧蹟該有教會意識，救恩計畫由基督奧蹟開始和聖神奧蹟緊密相連，在許多世紀以來都是天主聖三共融所做的行爲，此行動超越教會可見的範圍而達到全人類。在此奧蹟中，基督現在與信徒在聖神內以生活的方式相結合，給他們復活的希望，這不獨為基督徒有效，為那些聖寵在他們心中無形活躍的善意人士也有效。」²⁹

在《主耶穌》宣言中，拉辛格表達從信仰中衍生的立場，說明教會的唯一性與救恩的普世性，他明白表示：無論是宗教交談或是向萬民福傳，在今日猶如過去和

²⁷ 若望保祿二世，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救主的使命》，頁 23。

²⁸ 《願他們合而為一》(Ut Unum Sint) 通諭，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1995 年 5 月 25 日耶穌升天節當天發布的。中文版是由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並於 1997 年出版。

²⁹ 《主耶穌》宣言，頁 15。

將來，始終保持其全部的活力和需要，因為聖保祿宗徒已經說過－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天主願意眾人因認識真理而得救，那些順從真理之神感召的人，已經踏上了得救之路；然而受託保管這真理的教會，必須迎合他們的願望，把真理帶給他們，正因為教會相信普世的救恩計畫，才必須是向外傳教的。

因此，宗教交談既是教會福傳的一部份，正是教會向萬民傳教的行動之一。宗教交談的大前提「平等」，是指交談中雙方平等的個人尊嚴，不是指教義內涵，更不是指耶穌基督的地位，與其他宗教的教主相比較來說，耶穌是降生成人的天主。這是確實的，由於愛德和對自由的尊重，首先應該向大眾宣報主確切啓示的真理，並宣告必須皈依耶穌基督，以及經由洗禮和其他聖事而加入教會，為能與天主父、子及聖神有圓滿的共融。這樣天主普遍救恩意願的確定性，並不會減弱反而漸趨增強，宣報主耶穌基督的救恩和皈依他的義務和迫切性。³⁰

3. 與不同基督宗教的交談

東正教——拉辛格在梵二會議期間，推崇東正教神學家的思想正確，尤其以「聖體為核心」的神學理念，深刻的影響「教會學」的發展。³¹其中表達出明顯的意思，即在所有基督徒教會的信仰生活中，唯有東正教尚保存「聖體聖事」，成為與天主教朝向共融的合一不曾斷裂過的橋樑。他曾多次在文章中建議，天主教與東正教來往共融的唯一條件是，他們應該接受第一個千禧年羅馬教宗首席權的訓導權。

一般我們所知道的，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多年來最大的爭論議題，就是福傳使命的問題。大部分東正教領袖希望，羅馬教廷不再繼續在他們的管轄範圍改變居民的信仰。1990年由兩教會的「神學對談聯合委員會」發表一份協定表明：不會用「東正天主教主義」作為一種尋求合一的方式，這種方式與兩教會普遍的傳統都格格不入，使教會信眾改變信仰的任何努力，視為一種對福傳的曲解而應被刪除。³²但是，

³⁰ 《主耶穌》宣言，頁 30。

³¹ 以「聖體為核心」的教會觀（eucharistic ecclesiology）。拉辛格在 1992 年 5 月 28 日，對全世界主教的一封信：《把教會視為共融團體的一些側面》（some aspects of the church understood as communion）上說：在每次有效的感恩祭中，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就是真實的臨在……特別存在於與東正教會的關聯中。

³²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 334。

這份聲明雙方都不滿意，評論家艾倫說：實際上這個協定對於教會基層，或對天主教和東正教領袖之間的關係，都不會有任何改變。³³

1998年教廷發表一份文件〈在教會的奧蹟中，伯鐸的首席地位〉，表明教會為避免政治干預，需要一項強有力的職位來保護，各地教會的聯繫也要靠這項職務。在拉辛格的主導下，指的是東正教與羅馬教會需要充分合一，因為在感恩祭中聖體共融的「內在性」，就是以教宗首席權的方式表達；雖然長久以來，這種首席權是以不同的形式在運作，但是，東正教領袖拒絕此種「合一模式」，在伯鐸繼承者的「教宗首席權」的對話上與東正教的合一沒有什麼進展。³⁴

英國國教——自梵二大公會議後，天主教與英國國教之間正式對話管道是：英國國教對羅馬天主教的國際委員會。1982年，委員會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所談論的議題包括：聖體聖事的信理、牧職管理和晉升聖職、教會的權威。這個文件指出，英國國教徒願意接受教宗作為聯合教會的精神領袖，但不願接受教宗的「不可錯誤性」。拉辛格否決這份報告，他認為有幾個重點是天主教會視為信理而秉持的，但卻不能被英國國教的弟兄接受。

美國的聖公會開始執行女性神職制度後，聖公會堂區就陸續的加入羅馬天主教會，仍可以保留他們的禮儀與傳統，這就啟動聯合英國國教與天主教的合一模式。1992年，英國教會也跟進授予女性神職的決定後，一些英國國教徒請求類似的選擇權。拉辛格決定接受個別的聖公會牧師轉入天主教會，但教會牧師必須重新祝聖為神職人員，這表示原本英國國教的神職祝聖並非有效，因而又引起不小的爭議。³⁵ 1999年國際委員會發表〈權威的禮物〉文件，拉辛格在聲明中暗示強硬的梵蒂岡立場，還宣稱英國國教徒也許該做好準備，為承認教宗「普世的首席權」。委員會成員樂觀的表示，只能幫他們尊敬的教會制訂協定，並預見英國國教徒將接受教宗的首席權，這無疑成為許多觀察家評估的重點。³⁶

³³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335。

³⁴ 同上著作，頁333。

³⁵ 同上著作，頁336-337。

³⁶ 同上著作，頁338。

路德教派—1998年，路德教派和天主教學者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發表《對於因信成義信理的聯合聲明》³⁷一書。這份文件包括「四十四項共同宣言」對協議書各部份做了簡要的說明。這份協議書的核心在於：唯因恩寵，在基督的救贖中，並非由於我們自身有任何值得的，而是由於天主接納我們，並使我們領受神聖，神聖使我們的心靈更新的同時，也裝備我們、號召我們去做美善的工作。

在幾經波折後，拉辛格做出了讓步，一是同意大公主義奮鬥的目標，是在不同中尋找合一，而非結構上的再整合；這對路德教派信徒很重要，因為他們所擔憂的就是回到羅馬天主教。二是，拉辛格充分意識到「路德教派世界聯盟」的主權地位與梵蒂岡達成的協議。最後，拉辛格同意，儘管基督信徒有義務去做善事，因信成義和最後的審判，仍是天主恩寵的行動。在達到真正的共融之前，兩個教會仍有很多鴻溝需要去跨越。美國路德福音教派贊同拉辛格的作法，表示說：從宗教改革以來，我們雙方各有不同的歷史。在天主教方面有教宗「不可錯誤性」的宣言；在我們教會方面有授予女性神職的任命，就是兩個最明顯的例證。³⁸

四、反對宗教多元論拉辛格的處置

梵二之後，教會高層改組，設立國務院和聖部，並增設「基督徒和平促進委員會」、「宗教交談委員會」，很多觀察家和天主教徒都感受到開放與改革的氣勢，猜測教會正朝著包容宗教多元論的方向發展，然而，「哈伯法斯事件」推翻了這種剛萌芽的期待。之後陸續又有幾本神學著作遭受調查，幾位神學家受到約談和處分，包括：巴拉蘇亞、施密特、戴麥樂、杜布義等人。

1. 受到教廷懲處的案例

哈伯法斯(H. Halbfas)是波昂大學很受學生歡迎的神學教授。1968年出版了一本著作：《要理講授的基本原理》(Fundamentalkatechetik: Sprache und Erfahrung in Religionsunterricht)，主要內容是以聖經詮釋學的方法去探討宗教信仰。這本書定

³⁷ 《對於因信成義信理的聯合聲明》(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是在1998年6月25日由葛錫迪主教發佈。

³⁸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342-343。

義了「基督徒福傳使命」的方式，他認為福傳使命不應意圖去改變其他的宗教，而應該去幫助「印度教徒變成更好的印度教徒，佛教徒變成更好的佛教徒，回教徒變成更好的回教徒。」³⁹這本書沒有獲得出版許可而發行，很快就被禁止也遭受正式譴責，哈伯法斯失去波昂大學宗教學院的教職。這事件曾引發同情者很大的抗爭，但讓外界認識拉辛格的態度，他堅持福傳意指帶來更多的基督信徒，而不是更好的印度教徒，同時所有的行政命令表顯出教會的權力和職責，在神學家踩到底線時，就一定會面臨嚴厲的處分與結局。

1997年在斯里蘭卡很有地位的巴拉蘇亞(Tissa Balasuriya)，由於在他的一本著作中，稱呼「萬福聖母」是第一位女性神職人員，並認為亞洲的宗教是有歷史根據的，在他們自有的權利中是真實的，⁴⁰而被教會開除教籍；另外原因之一是他沒有簽署信仰告白文件。拉辛格在開除聲明中，指責他神學理論中的「相對化」和對信仰關係的「相對主義」，沒有認知基督的啓示是超自然的，錯認啓示都是預設，就跟其他宗教有自己的預設一樣。

第二年在一個「和好禮儀」上，他公開宣讀一份信仰宣誓，承認在其著作中一些嚴重的含糊和信理上的錯誤，並對所造成的傷害十分遺憾，開除教籍的命令就被

³⁹ 《要理講授的基本原理》一書的副標題是：《在宗教引導中的講解和經驗》(Fundamentalkatechik: Sprache und Erfahrung in Religionsunterricht)。作者從事宗教教育的研究，在此書中主要論述「聖經釋意學」(exegetical sciences)對天主教義的影響，特別在現代聖經的批判主義方面著墨很多，也觸發了作者發動的「信理爭議」(Lehrstreit)，把一些信仰核心的因素做不同的描述，例如：作者認為耶穌復活不是史實，而是初期教會逐漸發展出來的理解。德國神學家拉內評論這本書是「否認神學家使命中最基本的教會特性。」杜賓根大學在神學教授會議上，拉辛格毫不寬待的反對任何給予哈伯法斯的支持，1968年7月德國主教團正式譴責這本書。

⁴⁰ 巴拉蘇亞的著作是：《瑪利亞和人類的解放》(Mary and Human Liberation)。1997年1月2日巴拉蘇亞被教會法典第1364號條款開除教籍，拉辛格在聲明中認為巴拉蘇亞「沒有認知耶穌的啓示是超自然的，獨一無二且不可重複的，他認為耶穌基督的啓示都是一些預設，和其他宗教一樣，而且巴拉蘇亞還說，有些與神話有關的預設，未經查證就被當成史實，被教會的神職當權者做意識形態的解釋，最後變成了訓導權威的教誨」。

撤銷了。⁴¹這事件表達出對其他宗教的獨立效力過於包容，就是在為不同文化間的對話而錯誤詮解天主教的信理，那麼就會踢到鐵板。⁴²

德國神學家施密特(Perry Schmidt-Leukel)是各宗教間對話的專家，1997年他出版的《宗教神學：問題、選擇、爭論》(Theologie der Religionen: Probleme Optionen, Argumente)被認為是關鍵性著作。施密特描述基督徒對宗教多元論研究的三種路徑：獨佔主義(exclusivism, 救贖只能藉著基督獲得, 排除非基督徒)；包括主義(inclusivism, 非基督徒也被包括在救贖內)；和多元論(pluralism, 救贖可以經由很多宗教傳統而發生)。他傾向於多元論的立場, 但很快的就遭到拉辛格點名批判, 因為這種神學主張在教廷的立場看來, 違背經由耶穌救贖世人的信仰真理, 也與基督徒啓示的理解相違背。後來幾經波折, 施密特無法在歐洲天主教大學找到教職, 只好舉家搬到蘇格蘭去, 但他仍然抱持樂觀態度, 相信羅馬天主教會最後必將包容多元論主義。⁴³

1998年因融合東西方靈修的暢銷書而出名的戴麥樂(Anthony De Mello), 受到信理聖部譴責, 理由是他把信仰「相對化」並宣揚「宗教的冷淡主義」。拉辛格的評論指出, 在他晚期的作品中, 其內容漸漸遠離基督信仰的本質, 捨棄來自耶穌的啓示, 取代以一種沒有形象或想像的天主的直覺, 認為天主的話, 只是一種純然的虛無。

然而耶穌會亞洲各會省都挺身為戴麥樂辯護, 因為戴麥樂整合亞洲的宗教思想與基督徒靈修, 幫助人獲得自由, 並深入到他們的祈禱生命中。由於戴麥樂已過世經年, 教廷對他的批判也不再出現。⁴⁴

⁴¹ 此則新聞刊登在斯里蘭卡「國家天主教報紙」, 日期是1月22日。

⁴² 約翰艾倫著, 宮高德譯, 《教宗本篤十六世》, 頁352-354。

⁴³ 施密特的著作:《宗教神學：問題、選擇、爭論》。德文原版的書名是: (Theologie der Religionen: Probleme Optionen, Argumente)。施密特是平信徒神學家, 在慕尼黑大學的博士論文是「基督徒對佛教徒救贖概念的理解」。1996年拉辛格曾嚴詞批判宗教多元化神學, 提及施密特的此本著作, 以致他後來無法在說德語的天主教各大學找到教職。他舉家搬到蘇格蘭, 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教。

⁴⁴ 約翰艾倫著, 宮高德譯, 《教宗本篤十六世》, 頁357-359。1998年7月23日拉辛格提醒

1998年對杜布義(Jacques Dupuis)做過信理上的調查，是關於他的著作：《朝向宗教多元論的基督徒神學》。⁴⁵這本書中，杜布義努力使非基督徒宗教的看法，能與傳統的教會教導達到和諧化。他所採取的是溫和派立場，是一種「涵蓋主義」(inclusivism，或譯：包括主義)：耶穌的救贖是最徹底的，是人類不可或缺的，但也允許來自其他傳統的救贖方式存在。他主張，基督徒福傳使命的努力，應比改變還更有廣闊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天主的王國，他把此目標描繪成一個「集中統治」的觀點。亞洲主教聯盟採用其觀點，天國的範圍比教會的權限更寬闊。⁴⁶許多主教、學者支持杜布義，他的著作普遍得到正面的評價，反對教廷信理聖部的調查，但是這事件遲遲沒有出現緩和和美好的結果。

2. 拉辛格和各宗教間的對話

拉辛格的神學立場，以「只有基督宗教提供人類存在的全部真理」為前提，其他宗教傳統自然缺乏這些真理，如此無可避免的有分歧，那麼推動宗教的對話以尋找和平，就成爲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猶太教—1987年拉辛格接受訪問時提到，⁴⁷猶太人真正繼承爲天主的選民，只有轉變成基督徒一途，亞巴郎的信仰才能圓滿。很多猶太教領袖聽到都很生氣。1994

世界主教會議的主席發表聲明，要求回收戴麥樂的書，或保證各地所出版的那些書，必須印有下列告示「他的作品幾乎都是由簡潔的小故事所組成，包含一些有根據的東方智慧，這些有助於達到克己自制，打破使我們不自由的束縛與感覺，達到不同生活方式中的寧靜，但在這些早期作品中的某些內容，以及在他晚期大部分作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已經十分偏離了基督信仰的本質，他捨棄來自基督的啓示，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種沒有形象或形式的天主直覺，並認爲天主的話語，只是一種純然的虛無。」

⁴⁵ 《朝向宗教多元論的基督徒神學》英文版的題目是：「Toward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us Pluralism」(Orbis, 1997)。杜布義比利時耶穌會士，曾在印度講授神學達36年之久，到羅馬也受聘於「宗教與各宗教對話委員會」的顧問，他的著作普遍得到正面的評價，也獲獎無數，評審讚賞他的書「既清晰明理又充滿敬意」，「這本書有一個重大成就，是將會長遠成爲此議題參考的必要觀點。」

⁴⁶ 1987年亞洲主教聯盟的研習會發表《宗教間對話論文》(Theses o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就是以「集中統治」的觀點作爲核心立場。

⁴⁷ 拉辛格接受義大利報紙「安息日」日報(Il Sabato)的訪問。

年在耶路撒冷舉辦「猶太人－基督徒」對現代社會與科學的會議，拉辛格敦促猶太人和基督徒相互理解，強調耶穌的血不是要我們彼此報復，而是要我們合好與接納。指稱所有的罪人都是耶穌受難的創造者，而不是猶太人。拉辛格詮釋兩種信仰之間緊密的神學性聯繫，耶穌許諾亞巴郎，要帶領天下萬國成為天主子民。他重申基督宗教使猶太教「圓滿」的聲明，引用奧斯丁的話：新約隱藏在舊約中；舊約在新約中顯明出來。

他認為，好的基督教神學必須深入學習舊約，並聽猶太人的解釋，他們是舊約的擁有者；新約也是聖經，在開啓舊約的意義來說，如果沒有舊約，新約也不能給我們什麼。

其次，他說，對話的特色點在於基督徒視新約為舊約的「部分」實現，尚未全然的實現，因為天國還沒有到來。拉辛格知道猶太人不認同他的觀點，特別是對猶太教的神學立場——猶太歷史和聖經只有在基督內才得以圓滿實現——令一些猶太人很反感，所以被一些學者貼上「神學性反猶太主義」的標籤。⁴⁸

回教－1985 年若望保祿二世到摩洛哥，這使他成為首位訪問回教國家的教宗，他說：你們的阿拉和我們天主是一樣的，在亞巴郎的信仰中，我們是兄弟姐妹。但回教在歐洲成為發展最快的宗教，拉辛格表示憂慮，因為回教並不能容忍文化上的差異，不作出任何讓步，常以聖戰之名發動暴力行動，其核心仍不是民主化的。在這些原因下，拉辛格與回教對話不多，他相信橫在面前的無疑是一場艱鉅的奮鬥。⁴⁹

另外，拉辛格表示，這個困難是由於回教不是同質的整體，沒有單獨的當局，各個回教團體之間沒有正統的共同規章，在組織社會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完全和西方的模式不同，因為可蘭經是一部宗教極權的法律，支配全部回民的生活，回教法律給社會從頭到尾都留有他的烙印，拉辛格承認與回教對話是件十分複雜的問題。⁵⁰

佛教和印度教－有人說，二十世紀天主教的禍根，不是來自於馬克斯主義，卻

⁴⁸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 365-366。

⁴⁹ 同上著作，頁 368。

⁵⁰ 拉辛格樞機著，《地上的鹽》，（台北：光啓出版社，1998），頁 205-6。

是來自於佛教，1997年的一次訪問中，拉辛格對佛教的吸引力提出警告。因為只要皈依它，你就可以碰觸到無限，無須具體的宗教義務，你就可以享受到快樂。拉辛格寫過欣賞佛教的作品，1977年在他末世論的著作中，詮釋個人死亡和公審判之間的延遲，稱許佛教地藏菩薩（Bodhisattva）的理念，只有還有一個人留在地獄，他就拒絕進入極樂世界。但是，他又提醒讀者，只有基督宗教可滿足所表達的渴望：在這令人印象深刻的亞洲人虔誠理念背後，只有基督是真正的救世菩薩，在祂裡面，亞洲人的夢想才會成真。

拉辛格認為輪迴「在道德上是很殘忍的」，只要還有別人受苦，個人就不能得到圓滿實現。他似乎理所當然地把印度教當成一種相對論的傳統來閱讀，已習慣把印度教描繪成否定現實世界、模糊宗教真理和包容所有的宗教觀點。但是，印度的傳統通常在學理和事實要求中發展，他們很願意積極的談論到此世界、責任和在人類事務中的神聖性，印度傳統在基督徒神學辯論中，最不會與相對主義結盟的。⁵¹

拉辛格關切基督宗教受東方思想的影響，1989年信理聖部發布的一份文件：《基督徒默想的一些側面》。文件的宗旨是建立祈禱與默想方法的運用準則，指明受印度教和佛教的激發，像禪、超越冥想、瑜珈等方法，始於非個人的技巧，或離開關注自己的層面，把個人祈禱拘限在一種靈性的利己主義中，無法對超越的天主自由的開放。但是基督徒的祈禱總是在「絕對自我啓示的天主」光照下，和祈禱者之間有緊密的關係。此文件這樣宣布：基督徒從不需要向別的傳統尋求幫助，並要避免「誇大或偏愛」東方信仰傳統。對寧靜和放鬆的要求是可以的，但它們必須不能與神聖精神的安慰相混淆，特別是當生命不與精神經歷相連接的時候。⁵²

⁵¹ 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 369。

⁵² 《基督徒默想的一些側面》（Some aspects of Christian meditation）是信理聖部於 1989 年 12 月 14 日發布的一份文件。參閱：約翰艾倫著，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頁 370-371。

結論

德國神學家孔漢斯曾說過：「宗教間沒有和平，世界的和平就不會來。」我們看到世界各地都有宗教上的衝突，暴力行爲與流血事件的發生，這些事件都由於人們自身的渺小和限度，加上語言、文化、居住地區上的隔閡，因溝通不良所造成的遺憾，這些問題需要解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付出關懷與心力。

拉辛格對宗教交談的立場非常堅定，從他在公元兩千年部長任內的談話文件就可知，許多期待與作法最後都會在基督內完成，但必須防範一切烏托邦的想望，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常要做基本的反省，每個人要盡力脫去自己的皮。雖然有分裂的事實，但我們在許多點上仍然繼續合作，因為最重要的是我們以最大的尊敬，甚至情愛，互相接受，努力在那些重要的事上，在人間做共同的見證，這是爲了世界秩序的重整，也爲了答覆有關天主和人的終極問題，就是：人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⁵³

他又曾真誠的說：基督的啓示在全人類的歷史中，將繼續成爲真正的指標，真理就是基督，要求包括一切的權威，基督的奧蹟超越一切時空的圍籬，完成人類家庭的團結。他引用前任教宗《信仰與理性》通諭上的的話：「從他們不同的地區和傳統，都被召在基督內分享天主子女大家庭的團結……耶穌摧毀分裂的牆，藉著我們分享祂的奧蹟，以新而無比的方式營造合一。此合一是如此深切，使教會能與聖保祿一起說：你們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

如今拉辛格成爲教宗本篤十六世，他已不是過去當部長的強硬形象，例如以教廷權威懲處了不少違反教義的神學家，而是必須轉換爲慈父的寬大祥和與包容情懷，以他這樣多面向、有明智、富果斷又意志堅定的人物，在面對世界諸多問題上，必會有所作爲的。教宗每天都爲世界和平祈禱，我們也要每天誠懇的向天主祈禱，並誦讀聖保祿宗徒在《厄弗所人書》第四章 1-6 節的訓勉作爲奮鬥目標：「行事爲人務必與你們所受的寵召相符：凡事要謙遜、和藹、忍耐、以愛心彼此擔待，盡力以和平作爲聯繫的力量，保持聖神所賜的合一，因爲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希望一樣。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衆人之父。他超越衆人、貫通衆人且在衆人之內。」

⁵³ 拉辛格樞機著，房志榮譯，《地上的鹽》，頁 204。

參考書目

- 中國主教團編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1975年。
- 拉辛格，房志榮譯，《地上的鹽》，台北：光啓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
- 拉辛格，劉河北譯，《天主與世界》（Gott und Welt –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台南：聞道出版社，2007年。
- 約翰艾倫，宮高德譯，《教宗本篤十六世》，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年。
- 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台北：中國主教團秘書處出版，1993年。
- 若望保祿二世，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願他們合而為一》（Ut Unum Sint），台北：中國主教團秘書處出版，1997年。
- 教廷信理聖部，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主耶穌宣言：論耶穌基督及教會的唯一性和救恩的普世性》，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2000年。
- 鄒保祿，《本篤十六世小傳》，台南：聞道出版社，2006年。
- Allen, John L. Jr. *Pope Benedict XVI: A biography of Joseph Ratzinger*.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0.
-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Declaration "DOMINUS IESUS" on the unicity and salvific universality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Church, 2000.
- Einführung in das Christentum*,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 Chicago: Seabury Press, 1979.
- Ratzinger, Joseph A. *Eschatologie: Tod und ewiges Leben*, (Eschatology: Death and Eternal Life), volume IX in the series Dogmatic Theolog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8.
- Ratzinger, Joseph A. *Gospel, Catechesis, Catechism: Sidelights on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7.
- Ratzinger, Joseph A. *Many Religions, One Convent: Israel,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9.
- Ratzinger, Joseph A. *Principles of Catholic Theology: Building Stones for a Fundamental*

Theology,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7.

Ratzinger, Joseph A. *Salt of the Earth: The Church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Ignatius Press, 1997.

Ratzinger, Joseph A. *The Church, Ecumenism and Politics: New Essays on Ecclesiology*, New York: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Ratzinger, Joseph A. *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Theology: Essays to Orient Theology in Today's Debates*,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5.

初稿收件：2009年11月17日

初審通過：2010年02月24日

二稿收件：2010年03月04日

二審通過：2010年03月05日

作者簡介

作者：宮高德（Kung Kao der）

職稱：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輔仁大學哲學博士

E-mail：kdkung@pu.edu.tw

Pope Benedict XVI's Religious Dialogue

John B. KUNG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Pope Benedict XVI (Josef Ratzinger) was born in Germany. He pays much attention to submission to the truth and shows a determined attitude, and loyal obedience to his faith, especially to the Church and her teachings, as he faces the dangers posed by other cultures. He has raised a serious warning against becoming hypnotized by the lure of other cultures.

Many theologians advocate religious pluralism as they think orthopraxis can bring about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religions. Ratzinger, however, thinks that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ns without Christ's faith and forgiveness would only result in a discussion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operation. This is not enough and, he believes, would tend towards degeneration.

Ecumenism is a movement which tries to respect the beliefs of others. In dialogue, Ratzinger firmly stands on the one and only Church and its universal sal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Ratzinger's handling of some theologians so as to understand how he relates to other Christian bodies and how he talks and dialogues with non-Christian religions.

Keywords: Vatican Council II, Ecumenism, Religious Pluralism, Mission of Christians, Religious Dialogue